

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

丁 邦 新

一、引言

二、中原音韻中的鼻音聲母 η

三、喬吉方言中的江陽韻與蕭豪韻

四、汪元亨方言中的齊微韻

五、結語

六、附論：中原音韻正語作詞
起例中的語音對比

一、引 言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寫成於泰定元年（西元1324年），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我們對它的音系已經有相當清楚的了解¹。書中有些特殊現象也有人用方言來解釋，例如「入派三聲」的問題，就可能牽涉到周氏自己的方言。先師董同龢先生（1954：23）批評周氏的處理法，認為：

「周德清是應該把那些字（指入聲字）直接併入上述三調（指陽平、上、去三調）而無需分列的，不過他究竟是南方人，總不免受自己方言的影響。」

從中原音韻的編排法來檢討，十九個韻部是周氏按照北曲作家實際押韻的情形歸納所得，應該最為可信，對於這一點近來研究的人也沒有提出疑議的。至於各韻部之中把舒聲和從入聲變來的舒聲分開，以及用圓圈隔開的同音字組就是周氏個人的判斷，當時押韻的資料並不能顯示任何分別，這一部分就可能有他自己方言的痕跡²。根據各家的看法，同音字組之間的區別，大致代表聲母、介音的不同，但是也有元音不同的可能。例如蕭豪韻的「褒包」二字不同音，各家的擬音都歸之於主要元音的差異。

本文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舌根鼻音聲母 η 有無的問題，是不是代表周德清自己的方言現象。

本文初稿曾在本所學術講論會上提出報告，承周法高、龍宇純、李壬癸、龔煌城等諸位先生賜示意見，付印前又承壬癸兄賜閱，並提出改正建議，均此致謝。

1. 從石山福治（1925）到薛鳳生（Hsueh 1976），至少有八家的研究，詳見參考書目。

2. 周氏的中原音韻既然跳出傳統韻書的窠臼，同音字部分表現的聲母、介音就不大可能受傳統韻書的影響。

中原音韻根據早期北曲作家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等名家的用韻歸納而得，那麼後來跟周德清大致同時的作家，用韻情形是否也跟中原音韻相合呢？我因為研究元曲韻字示意說的問題（丁1981），發現元代作家喬吉、汪元亨的作品中頗有與中原音韻不同處，現在就放在 η 聲母的討論之後，暫時作為他們個別的方言現象來討論。

二、中原音韻中的鼻音聲母 η

中原音韻中鼻音聲母 η 有無的問題，各家的看法可以大別為兩類，一類認為有；一類認為沒有。表面上看來都持之有故，因此必須先檢討他們的論據：

羅常培先生（1932：73-74）認為「喻、疑與影無別」，他從大處着眼，舉出中原音韻十七個韻部中中古疑母字與喻、影兩母混而不分的例子，例如：

齊微平聲陽：○圉闕韋幃達（喻三）崑巍危桅（疑）爲（喻三）³

上聲：○倚椅（影）錡（疑）宸宸（影）蟻（疑）矣（喻三）已以苡（喻四）顗擬巖（疑）證據相當齊全。有兩個韻部沒有舉例，其一是支思韻，因為根本沒有從疑母來的字；另一部是監咸韻，只有「巖岩」二字同在一個聲母之下，岩字又不見於廣韻，可能因此羅氏沒有引用。他的缺點是注意大體的現象，忽略了個別難以解決的問題。

趙蔭棠（1936：93-96）就針對羅氏之失，認為疑母字在中原音韻中「要消滅，然而沒有全消滅」，他說：

「牠要消滅的例子很多，大體說起來，牠有兩條路走，一是與影喻合併，一是與娘泥母合併。至於不消滅者，是一二等之字。……在蕭豪韻裏既有疑一之傲舅，復有影一之奧懊澳，我們既以 au 標影一之字，就不能不以 ηau 標疑一之字，故準此例，則立 η 母。」

疑母與影喻母合併讀無聲母，與娘泥母合併則讀 n 。引文中所舉的蕭豪韻一例，就是羅氏忽略的地方，趙氏同時又指出江陽韻還有一例：

上聲：○養痒（喻四）鞅（影）……○仰（疑）

去聲：○養漾湯漾（喻四）快缺（影）漾恙（喻四）……○釀（泥）○仰（疑）

3. 本文用括號注明中古音的聲母來源，以便對照。

因為上聲的「仰」與喻影等母的「養痒」等字對立，所以不可能是無聲母；而去聲又同時與泥母的釀字對立，也不可能讀 *n*，那就只有仍讀 *ŋ* 的可能了。

陸志韋 (1946: 45-46) 與趙蔭棠的看法大致相近，又指出兩條疑母的資料：

車遮入聲作去聲：○拽 (喻四) 噎謁 (影) 業 (喻四) 燁 (喻三) ○業鄴額 (疑)

蕭豪入聲作去聲：○岳樂 (疑) 藥 (喻四) 約 (影) 躍鑰淪 (喻四) ……○虐瘡 (疑)

陸氏認為「這斷不是偶然的錯失」，並且引用八思巴字的譯音來證明，他說：

「我不明白這幾個 *ŋi-* 字何以猶能保存疑母。八思巴音還有‘牛宜義議儀沂嚴言’等字也沒有失去 *ŋ*，理由也不能明了。」

到董同龢先生 (1954: 26-27) 把上述疑母字確有對立現象的例子合在一起，認為江陽去聲「釀仰」之間的圓圈，以及車遮入聲作去聲「拽噎」等字與「業鄴額」之間的圓圈都是傳抄誤添的，另外歌戈韻上聲「𪛗」跟「我」的對立是介音的不同，前者讀 *o*，後者讀 *uo*。只有蕭豪韻「傲界𪛗」與「與懊澳」的對立表示 *ŋ* 跟無聲母的不同，他說：

「無論古今，凡 *ŋ-* 與 *O-* 分的，*ŋ-* 總不會單單存在於某一個韻母之前。就中原音韻說，實在可以解釋為 *ŋ-* 與 *O-* 分列的只有蕭豪韻一個例。那麼我們也可以假定那是周德清受自己方言的影響，偶然遺漏未併的。」

董先生認為有兩個圓圈是誤加的，理由並不充分，可是他提到周德清的方言卻是值得注意的事。

薛鳳生 (Hsueh 1976: 46-49) 從語音演變的規則性來看，大致支持董先生的看法，也認為那兩個圓圈是誤加的。因為從整個疑母字的演變來看，疑母三等字在中原音韻一律變為無聲母，只有「業鄴額」是例外，中古音中跟它們對當的平聲字「嚴」在中原音韻廉纖韻中已經跟「鹽 (喻四) 炎 (喻三) 閭簷 (喻四)」等字同屬一個圓圈，讀為無聲母了。「業」等三字應該也和「拽噎」等字同音，所以其間的圓圈是誤加的。

另外，在蕭豪歌戈兩韻有下列現象：

蕭豪入聲作去聲：岳樂 (疑) 藥 (喻四) 約 (影) 躍鑰淪 (喻四) ……○虐瘡 (疑)

歌戈入聲作去聲：岳樂藥⁴ 約躍鑰……○虐瘡

薛氏認為「虐瘡」二字的聲母國語讀 *n-*，如果假設中原音韻也讀 *n-*，那麼這兩條資

4. 「藥」字鐵琴銅劍樓本作「樂」，據嘯餘譜本校改，見楊家駱 1964: 269.

料所顯示的聲母差異就可以解釋了。「虐瘡」二字中古屬宕攝，同攝相當的上、去聲字也該有相同的演變。因此「仰釀」應該同音，中間的圓圈自然也是誤加的。

薛氏跟董先生的解釋大同小異，不同點是他認為「傲、奧」以及「我、婀」的對立表示「傲、我」等字確有聲母 η 。理由是中古效果兩攝一等韻的元音至中原音韻時代保持未變，在這種元音之前， η 聲母得以保存。

我覺得薛氏的理由仍然不夠充分，同攝平上去和入聲的字，固然大體都有相對當的演變方向，但是並沒有必然性，「嚴鹽」無別，未必「業拽」就同音，恐怕不能藉此肯定校勘上的錯誤。

現在給以上各家的看法作一個總結，可以說，在中原音韻裡絕大部分來自疑母的字已經失去原有的聲母 η ，但有一小部分字可以認為 η 仍然保留。這一小部分在演變上難以解釋，有人不加注意，有人認為不能了解，有人認為是校勘問題。

在提出個人的看法以前，先把中原音韻中各家認為有疑母存在跡象的資料重新排列如下：

江陽上聲：○養痒（喻四）鞅（影）…○仰（疑）

去聲：○養漾湯養樣（喻四）快缺（影）漾恙（喻四）……○釀（泥）○仰（疑）

蕭豪去聲：○傲界整（疑）……○奧懊澳（影）

入聲作去聲：○岳樂（疑）藥（喻四）約（影）躍鑰淪（喻四）……○虐瘡（疑）

歌戈上聲：○婀（影）……○我（疑）

入聲作去聲：○岳樂藥約躍鑰……○虐瘡

車遮入聲作去聲：○捏聶蹶鐸（泥）齧臬藥（疑）……○拽（喻四）噎謁（影）葉（喻四）燁（喻三）○業鄴額（疑）

這些有問題的疑母字從來源看可以分成兩類：

疑母一等：傲界整，我

疑母三等：仰、虐瘡、業鄴額。

我的原則是不懷疑中原音韻有誤加的圓圈，因為第一、對於這些字的分圈排列各本沒有不同；第二、從誤抄的可能性上設想，認為圓圈是誤加的，總是難以肯定。

現在我想增加一種資料，試從董先生所提出的方言現象來重作衡量。這一資料就

是中原音韻書後所附，周德清自己所作的「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這是周氏解釋他編著中原音韻一書的凡例，其中有一條說：

「一、依後項呼吸之法，庶無之知不辨、王楊不分、及諸方語之病矣！

東鍾 宗有蹤 松有鬆 龍有籠 濃有膿 隴有隴 送有訟 從有綜

江陽 ……………」

他特別提出這一條來說明各種音韻上一般難以分辨的問題，避免說方言的人把字音讀錯。如果中原音韻裡各韻部之中對於聲母的分類可能有周氏自己方言的痕跡，那麼在這一部分資料裏應該是比較標準的「中原音」。在十九個韻部之下，分別舉出許多語音對比的例子，共二百四十一條，其中有兩條各本殘缺⁵，因此總共舉出四百七十八個語音對比的字。關於這些語音對比的討論詳見下文，這裡先提出跟 η 聲母有關的幾條來討論：

1. (1)吳有胡，(2)捫有艾，(3)完有阮，(4)鶯有訛，(5)爺有衙，也有雅；

2. (6)銀有贏，(7)年有妍，(8)吟有寅。

前一類是疑母一二等字，後一類是三四等字。現在分別檢看：

(1)「吳有胡」見於魚模韻部分。魚模韻共有八組語音對比，現在加上董先生的擬音⁶，分行排列，以便觀察。（聲調與討論無關，故省去。）

蘇 su 粗 ts'u 吳 u? 殂 ts'u 祖 tsu 櫓 lu 素 su 措 ts'u

疎 fu 初 tʃ'u 胡 xu 雛 tʃ'u 阻 tʃu 弩 nu 數 fu 助 tʃu

語音對比最理想的辦法是列出最小對比，就是字音的其他部分都相同，只有一點差異，也就是這一點差異區別兩字的不同。現在從上下兩行的對比，可以輕易地看出周氏是要說明聲母的差異。最後的一組「措有助」，除發音部位以外，尚有送氣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同韻之中沒有讀「tʃ'u」的字，只好找一個最相近的字來對比。「吳有胡」所顯示的差異究竟是 u 跟 xu，還是 ηu 跟 xu 呢？從現在北方官話方言中「吳」字從不讀 ηu 的情形來推測，可能是 u 跟 xu 的不同。可惜沒有其他的證據，這

5. 監咸韻之下有兩條各本完全殘缺，楊家駱校勘記補作「監有間，三有珊」，既非原文，本文不加引用。

6. 各家的擬音大同小異，尤其對於聲母部分，除去 η 以外，差不多都一樣。現在用董先生的擬音，一方面因為音系簡單清楚，易於了解，不要多加解釋；另一方面因為有劉德智的音注中原音韻，翻檢甚便。

個推測缺乏有力的支持。

(2)「捱有艾」的對比表面看來似乎沒有幫助，因為兩個都是疑母字。但是在皆來韻去聲中，兩字排列的情形是：

○艾(疑)愛噫餒(影) ○捱(疑)隘阨掄(影)

根本都與影母字合流了。可見「艾捱」已經失去了 η 母，變成無聲母的字，對比是表示韻母的不同⁷。

(3)「完有阮」的阮是錯字，各本都一樣，但是中原音韻中兩字同音，不可能作為語音的對比。檢看所有桓歡韻對比的例子：

完 on 官 kon 慢 man 患 xuan 慣 kuan

阮 on 關 kuan 幔 mon 緩 xon 貫 kon⁸

具有 on 韻母的是桓歡韻的字，對比的另一部分全都是寒山韻的合口字⁹。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跟「完」對比的也應該是寒山韻的合口字，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頑」字，「頑」又可以寫作「玩」，很可能「阮」就是「玩」字之誤。由於桓歡韻中有下列現象：

桓歡陽平：○丸(匣)刎阮(疑)統統完琰(匣)阮(疑)

去聲：○翫玩(疑)腕惋(影)

疑匣，疑影已經合流，「丸完腕惋」等字各方言都沒有變成 η - 的現象，可見這些字都已經跟國語一樣，屬於無聲母字了。那麼「完」與「玩」的對比一定表示 on 跟 uan 的不同，「玩」字自然也不會具有 η 聲母。讀去聲的「玩」，跟「腕」同音也是有力的證據。

(4)「鶯有詛」。這一條關係重大，因為上文提到歌戈韻中「婀我」的對比，薛鳳生就認為「我」是中原音韻中保存 η 聲母的二例之一，而「鶯」跟「我」正是對當的平上聲，薛氏 (1976: 79) 都擬作 ηo 。現在先看歌戈韻全部的對比：

7. 照董先生的擬音，捱是 iai，艾是 ai。詳見下文第六節的討論。

8. 「貫」字鐵琴銅劍樓本作「賁」，此據楊氏校勘記改。

9. 按董先生的系統，慢字例外，因為是唇音聲母。但是仍然可能讀 muan，見薛 1976: 88。

鶯 o? 和 xuo 過 kuo 薄 po

訛 uo? 何 xo 箇 ko 箔 po

除去「薄箔」二字同音，原因不明以外¹⁰，其他各字都是表示歌戈韻本部之中韻母開合的不同。「鶯、訛」兩字都來自疑母，如有 η -，則在此一對比中兩者都該有；如沒有 η -，則兩者也該一致沒有，絕不可能一個是 ηo ，而另一個是 uo 。這一點對於薛鳳生的論點很不利，上文提到他認為 η - 只在效果兩攝一等元音之前保存，而「訛」是合口字，有合口介音，不在他的條件之內，因此他擬為 wo ，同時認為陰平的「窩」，去聲的「臥」都是 wo ，跟「鶯我餓」擬成 ηo 的聲母不同（薛1976：79）。現在我們知道「鶯訛」的聲母相同，他的規則就不合適了。跟「訛」相當的去聲「臥」（疑）已跟「涖」（影）字同音，而影母字沒有人認為讀 η - 的，「臥涖」大概都是無聲母字。「訛」字是「臥」的平聲，聲韻完全相當，極可能也讀無聲母，那麼類推下來，「鶯」字也就沒有聲母了。

(5)「爺有衙，也有雅」。這兩條都見於車遮韻：

爺 ie 也 ie 夜 ie

衙 ia 雅 ia 亞 ia

「爺也夜」三字都是喻四等字，在中原音韻時代沒有聲母。「亞」是影母字，當時也沒有聲母。這樣對比之下，可見疑母的「衙、雅」二字也不可能有聲母，換句話說，不可能讀 ηia ，否則就不成為最小對比了。

(6)「銀有贏」指出真文跟庚青的不同，周氏明說真文與庚青有別，並列出六十一組對比，例如：

真 $t\dot{\eta}ien$ 因 $i\dot{en}$ 欣 $xi\dot{en}$ 賓 $pi\dot{en}$ 隣 $li\dot{en}$ 貧 $p'i\dot{en}$ 民 $mi\dot{en}$ 塵 $t\dot{\eta}'ien$

貞 $t\dot{\eta}ien$ 英 $i\dot{en}$ 興 $xi\dot{en}$ 冰 $pi\dot{en}$ 靈 $li\dot{en}$ 平 $p'i\dot{en}$ 明 $mi\dot{en}$ 成 $t\dot{\eta}'ien$

各組對比的不同只有韻尾，那麼「銀贏」的不同也應該只有韻尾，贏是喻四等的字，同時「銀」又與喻四的「寅貧」同音，可見「銀」字沒有 η - 聲母。

(7)「年有妍」見於先天韻，因為「妍」是疑母字，表面上看來很像是聲母 n - 和

10. 薄字國語有 po 1, pau 1 兩讀，也許中原音韻時代情形類似，周氏用後來讀 pau 1 的白話音（中原音韻也許讀 puo ）跟「箔」字對比。

ŋ- 的不同，其實「妍」字在中原音韻中，已經跟喻四的「延筵鋌鋌緣沾」和影母的「焉」字同音，都讀爲無聲母了。周德清用這一對字組可能顯示方言中「妍」字頗有跟「年」字發音相近或相同的，而中原音韻的讀法卻大有差異。董先生的擬音是：年 nien：妍 ien。

(8)「吟有寅」跟上一條類似，是表明收 -m 的侵尋韻跟收 -n 的真文韻不同。周氏所舉五十幾條對比都顯示韻尾的差異。「寅」字既是喻四等字，讀無聲母，疑母的「吟」又與喻四的「淫羶」等字同音，自然「吟」字也沒有 ŋ 聲母。

根據以上八條的討論，可以看出周德清在特別舉出語音對比時，無論是疑母的一二等字，或三四等字，都已經失去 ŋ- 聲母了。再回頭看上文所說中原音韻可能有 ŋ- 痕跡的幾個字，疑母一等字有「傲界整」和「我」，三等字有「仰」、「虐瘡」和「業鄴額」。這些字的情形並不一致。先說「我」字：

上文討論「鴛訛」的問題時，已經說明兩字聲母一定相同，歌戈韻中相關各字的關係大致如下：

	陰 平	陽 平	上 聲	去 聲
開口：o	阿痾(影)	哦 ¹¹ 娥峨峨峩駝俄(疑)	婀(影)	餓(疑)
合口：uo	窩渦倭矮(影)	訛鉍(疑)		臥(疑)沍(影)
可疑			我(疑)	

從合口的情形看來，各字都沒有 ŋ 聲母。而合口的「訛」跟「鴛(駝)」聲母一定相同，可見開口部分也沒有 ŋ 聲母。可疑的「我」真成爲問題了！從「鴛、我、餓」相當的平上去聲來看，應該也讀爲「o」，可是已經有一個讀 o 的「婀」字，跟「我」並不同音。現在只剩下兩個可能的解釋：一個就是董先生的辦法，認爲「我」字在中原音韻時代已跟國語一樣變爲合口，正好可以填進上聲 uo 的空缺，另一個可能是「我」字仍然保留 ŋ 聲母，讀 ŋo，是中原音韻中的例外讀法。

其次再說「虐瘡」二字，它們跟讀無聲母的「岳樂藥約」等字分列，但同韻入聲

11. 有的本子作「哦」，此據鐵琴銅劍樓本。

作去聲之中並沒有讀 $n-$ 聲母的字，所以「虐瘡」的讀音也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董先生的辦法，把聲母擬成 $n-$ ；另一個是保存 $\eta-$ 聲母，屬於例外。由於這兩個字出現於蕭豪，歌戈兩韻，如果是周氏的疏忽，不大可能重複兩次，因此令人傾向於相信「虐瘡」兩字在當時已讀為 $n-$ 聲母。

最後，還有三組情形類似的字「傲界鑒」、「仰」和「業鄴額」、同時都跟無聲母及 $n-$ 聲母的字分列，只好承認是讀 $\eta-$ 聲母的例外。這種例外又是怎麼產生的呢？我以為最大的可能是周德清受了自己方言的影響，

周德清的籍貫是江西高安（今江西南昌縣西南），他的方言跟現在的南昌方言可能大致接近。在南昌方言中¹²，相關各字的讀音如下：

傲 ηau^2 ：奧 ηau^2

仰 $^c n_{\text{ion}}$ ：養 $^c i_{\text{on}}$ ：（釀 n_{ion}^2 ??）¹³

業 n_{iet} ；額 ηiet ：葉噎謁 iet ：捏聶泉擊 n_{iet}

我 ηo ：婀？

虐： n_{io}^2 ¹⁴：約藥 io^2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幾個有問題的疑母字在南昌方言中不是讀 $\eta-$ ，就是讀 n_{e} ，沒有一個字是讀無聲母的。如果中原音韻中偶爾露出周德清的方言痕跡，保留幾個少數的字讀 $\eta-$ 或讀 n_{e} ，是非常可能的事。當然完全從南昌方言的角度來看，傲奧、仰釀、業捏分別同音，跟中原音韻的情形並不相同，但我們並不是要以周德清的方言來解釋所有現象，只是看一看中原音韻中的例外字周氏可能讀什麼音？正好讀的就是中原音韻系統中所沒有的 $\eta-$ 或 n_{e} 。畢竟從周氏的時代到現在有六百多年的距離，他的方言跟南昌方言想來必有若干差異。我們還敢於把中原音韻中可疑的 $\eta-$ 母的問題用周氏的方言來解釋，用南昌方言來印證，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現在我們所知的江西全省方言調查的資料雖然有限，但是就已發表的而言，在楊時逢先生「江西方言聲調的調類」一文中，除南昌以外，有四十四處零星的材料。其中疑母字讀 $\eta-$ ， n_{e}

12. 南昌方言的資料主要根據楊時逢 1969 及袁家驊 1960 第七章。

13. 南昌方言的音系中沒有 $n-$ 聲母，中古泥母三四等字一律讀 n_{e} ，因此推測釀讀為 n_{ion}^2 。

14. 楊氏記音中的入聲韻尾 $-^2$ ，袁氏全記為 $-k$ 。

或 η - 的有三十五處，六處沒有例字，兩處不一致，或讀 η 或讀無聲母，一處讀 v -。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讀無聲母的。第二，中原音韻中不得不承認有 η - 母的存在，從演變及周氏所舉的語音對比看來，絕對是極少數的例外。我們從周氏方言的角度來解釋，是很合乎情理的事，因此就不需要再給中原音韻的音系中加上不必要的聲母 η - 了¹⁵。

三、喬吉方言中的江陽韻與蕭豪韻

喬吉 (?-1345) 是江西太原人，全元散曲中著錄他的中呂滿庭芳漁父詞二十首，韻字分屬十八個韻部，沒有寒山韻，但是江陽，蕭豪二韻各兩見。二十首小令用韻的次序是：

1. 東鍾 2. 江陽 3. 齊微 4. 魚模 5. 支思 6. 皆來 7. 眞文
8. 桓歡 9. 先天 10. 蕭豪 11. 蕭豪 12. 歌戈 13. 家麻 14. 車遮
15. 江陽 16. 庚青 17. 尤侯 18. 侵尋 19. 廉纖 20. 監威

跟周德清中原音韻韻部的次序相比，大體都一致，中原音韻的次序是：

1. 東鍾 2. 江陽 3. 支思 4. 齊微 5. 魚模 6. 皆來 7. 眞文
8. 寒山 9. 桓歡 10. 先天 11. 蕭豪 12. 歌戈 13. 家麻 14. 車遮
15. 庚青 16. 尤侯 17. 侵尋 18. 監威 19. 廉纖

除去些微的出入以外，兩者之間的類似是很清楚的。喬吉跟周德清是同時的人，我們可以推測，喬吉很可能見到周氏所編的中原音韻。現在的問題是喬吉寫漁父詞何以獨獨不用寒山韻？何以兩用江陽，蕭豪二韻。前一個問題找不出答案¹⁶；後一個問題值得細想，也許喬氏只是爲湊足二十首的成數，隨意爲之；但也有故意如此做的可能，爲了表示他對區分韻部的意見跟周德清不同，或者表示他的方言與「中原音」有異。要證實這種猜想，首先就要看一看四首小令用韻的情形：（韻字下加點標示。）

15. 陸志韋 (1946: 45) 曾提出八思巴字注音的材料中有 η - 的存在，但是跟中原音韻的情形並不一致。最近鄭再發研究八思巴文標注的蒙古字韻，也指出蒙古字韻中的 η - 一部分相當於中原音韻的 η -，一部分則相當於無聲母 (Cheng 1976: 83)，但是却沒有說明對當的條件。我們知道北方官話的方言中 η - 聲母的出現頗不一致，蒙古字韻與中原音韻所代表的不會是同一種方言，蒙古字韻還保留入聲就是最顯著的差異。

16. 一個可能的緣故是喬吉爲了某種原因避諱，可惜關於他家世的資料不足，無從查考。同時在他別的小令裏仍有押寒山韻的例子，避諱的理由並不充分。

江陽：2、湘江漢江，山川第一，景物無雙。呼兒盞洗生珠蚌，有酒盈缸。爭人我心都納降，和伊吾歌不成腔。船初樁，芙蓉對港，和月倚蓬窗。
(579頁)¹⁷

15. 江天晚涼，一灘蓼沙，十里蓮塘。酒缸盛酒船頭上，有幾個漁郎，雲錦機織作成醉鄉，綺羅叢排辦出滄浪。杯盤放，鱸魚味長，甜似大官羊。(581頁)

蕭豪：10、扁舟最小，綸巾蒲扇，酒甕詩瓢，樵青拍手漁童笑，回首金焦，簫笠底風雲飄緲，釣竿頭活計蕭條。船輕棹，一江夜潮，明月臥吹簫。
(580頁)

11. 綸竿送老，酒筇綠蟻，蟹擘紅膏。興來自把船兒棹，萬頃雲濤，風月養吾生老饕，江湖歌楚客離騷。溪童道，蓑衣是草，不換錦宮袍。(581頁)

(一)先說江陽韻的兩首。把韻字挑出來，就很容易看出兩首之間的區別：

2. 江雙蚌缸降腔樁港窗

15. 涼塘上郎鄉浪放長羊

原來第二首的韻腳用的全是廣韻江韻的字；而第十五首則是廣韻陽唐兩韻的字。這會不會是偶然的現象呢？我們就把喬吉全部作品中的江陽韻字檢查一遍：

1. 全用江韻字的小令，除上述的漁父詞以外，其他一首也沒有。

2. 全用陽唐韻的：

中呂朝天子，歌者簪山橘：囊黃釀霜帳上涼將管樣 (578頁)

越調凭欄人，春思：傍涼腸香 (594頁)

又香拌：腸香場光 (595頁)

雙調折桂令，毗陵張師明席上贈歌妓周氏宜者：粧常香娘郎觴黃 (606頁)

雙調水仙子、釘簪兒：香黃上響涼風鴛 (614頁)

又楚儀贈香囊賦以報之：囊涼蕩裝郎放藏香 (617頁)

17. 加注的號碼是粹文堂全元散曲的頁碼，以便檢索。

又尋梅：莊霜上香裳腸黃（622頁）

又吳姬：牀粧上香黃漿涼（625頁）

3. 合用江陽唐韻的。（加點的是江韻字）

雙調水仙子、贈孫梅哥：粧腔上香黃帳堂窗（627頁）

九首小令之中有八首全用陽唐韻字，不雜一個江韻字，可見從廣韻陽唐韻和江韻來的字在喬氏的感覺裏有某種分別，同時也可以反襯漁父詞中第二首全用江韻字作韻腳，絕非偶然。

在中古音韻裏，江韻是二等韻，陽是三等，唐是一等。到中原音韻之中，江韻字跟陽唐韻就合流了，例如：

ɛp'an 傍旁（唐）龐（江）

ɛmaŋ：忙茫邙芒（唐）鎗（陽）哢哢厖（江）

ɛtʃ'uaŋ：聰（窗）（江）瘡（陽）

ɛkiaŋ：姜（陽）、江（江）、薑（陽）

喬吉用江韻字單獨押韻，跟陽唐韻有什麼區別呢？我想有兩種可能：第一、從江韻來的字到中原音韻時代具有某種介音，使得喬氏一方面覺得可以跟陽唐韻通押，如上舉第3類三韻合用的例子；另一方面又覺得應當單獨分開。第二，從江韻來的字在喬吉的方言裏具有某種不同於陽唐韻字的主要元音，因此他傾向於把江韻字獨立起來。要判別這兩種可能，牽涉到江陽韻的內涵，以及系統上中古音二等韻到中原音韻時代的演變。

第一個可能在表面上看來很合理，只要假定來自廣韻的江韻字有一個特殊的介音就可以解釋了。但是在中原音韻本身看來，從江韻來的字已經跟從陽唐韻來的字合流。例如上面所舉的江（江）與姜薑（陽）同音；龐（江）與傍旁（唐）同音等，不可能說江韻字有特殊介音，退一步推想，也許喬吉的方言如此，實際上仍有困難。因為喬氏只在江陽韻把從二等來的字獨立，其他中古大部分的二等韻都已跟三等韻或一等韻合流，喬氏並沒有分開。如果二等字有特殊介音，這是音韻系統上的現象，不應該只有江陽韻保存。在還有其他可能解釋的時候，不必採取例外的處理。那麼比較適合的解釋就只有上述的第二個可能了。也就是說，在喬氏的方言裏，從江韻來的字具有比較

特別的元音，跟陽唐韻的字不同，也許類似中古音中江攝和宕攝的差異¹⁸，所以他才會把中原音韻的江陽韻分成兩部分，寫了兩首漁父詞。

(二)現在再看蕭豪韻的兩首，韻字如下：

10. 小瓢笑焦縹條棹潮蕭

11. 老膏棹濤髡騷道草袍

除去加圈的「棹」字以外，第十首用的都是廣韻宵蕭二韻的字¹⁹；而第十一首則全是廣韻豪韻的字，只有肴韻的「棹」字兩見。這兩個現象都值得分析，豪韻字與宵蕭的不同在於介音，兩者分押，是否表示其他的差別？肴韻字兩押，同否透露語音上的消息？蕭豪韻在中原音韻裏是一個特殊的韻部，因為這一韻裏有三重對比的現象，例如：

○標標臙鑣杓飈²⁰ (宵) ……○包胞苞 (肴) ……○褒 (豪)

○嬌驕 (宵) ……○交蛟咬郊茭蛟膠敎 (肴) ……○高篙膏羔糕棹阜藁馨 (豪)

正是一等豪，二等肴跟三等宵的對比，宵蕭同音，三四等已合流。董先生（1954：30-31）跟薛鳳生（1976：76-77）的擬音都很特別：

	一 等 豪	二 等 肴	三 等 宵	
例字	褒	高	包	交 標 嬌
董擬音	pau	kau	pau	kau piau kiau
薛擬音	pwow	kow	pwaw	kyaw pyew kyew

在同一個蕭豪韻裏，董氏擬測兩種主要元音，薛氏擬測三種，實在是令人難以同意的事。二等介音方面，董先生沒有，薛氏認為「交」字有「y」介音（等於 i），為國語「交嬌」同音鋪路。現在喬吉的用韻有沒有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當然也要看一看所有喬氏用蕭豪韻的例子，以下分別用不同的符號標出原屬於廣韻豪肴宵蕭的字：

18. 由於資料不足，不敢討論擬音的問題。董先生（1954：57，63）把中古江韻擬為 -ɔŋ，唐韻為 -aŋ，陽韻為 -jaŋ，可以作為參考。

19. 其中有一個「縹」字不見於廣韻、集韻，古今韻會舉要音與「眇」同，並引文選木玄虛海賦「神僊縹緲，殫玉清涯」。今影印古迂書院刊本六臣註文選，則作「羣仙縹眇，餐玉清涯」，縹字作眇。今音亦相同，故縹當與眇同音，在小韻。

20. 臙鑣二字鐵琴銅劍樓本作腰標，據嘯餘譜本校正，見楊家駱1964：269。

雙調折桂令、雨窗寄劉夢鸞赴燕以侑樽云：瀟飄飄了著皇潮²¹ (597頁)

又，勸妓者：臊標苗毛小巢熬膠 (605頁)

雙調清江引、笑靨兒：小貌嬌俏了 (612頁)

又：嬌貌俏了 (612頁)

雙調水仙子、嘲人愛姬爲人所奪：交巢鈔高著了牝 (618頁)

又、樂清蕭臺：簫桃竈老鶴高喬²² (623頁)

雙調賣花聲、太平吳氏樓會集：笑嬌銷小調少 (623頁)

仙呂賞花時、風情：桃簫交約瞧。杓膠遭倒消。套着交毛豪朝逃縛弱歟²³。
(635頁)

這裏所顯示的情形跟江陽韻的情形大不同，從廣韻豪肴宵蕭四韻來的字都可以自由通押。但是漁父詞中一首連用八個宵蕭韻字；一首連用八個豪韻字，恐怕仍舊不是偶然現象，不過，豪韻與宵蕭韻的分用大概只是語音性的區別，不會是主要元音的不同。最可能的解釋，就是喬吉由於三等介音的關係，覺得從豪韻來的字沒有介音，跟從宵韻來的有 -i- 介音的字有微細的不同。在他仔細分辨的時候可以分開，一般情形之下則可以自由通押。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如果這兩類的字擬成不同的主要元音，如董薛二家的辦法，恐怕不大合適。我個人的看法認為一等字可能是 au，三等字可能是 iau。何以沒有 au 跟 au 的分別呢？從二等肴韻來的字又如何擬測呢？這就牽涉到「棹」字的問題了。

「棹」字是二等肴韻去聲字，喬吉既用它跟一等豪韻字押韻，又用它跟三等宵韻字押韻。合理的猜想是從二等來的字有一種介音，使「棹」字能够兩押。假定這個介是音 e 的話，那麼蕭豪韻就有以下三種韻母：

原豪韻字 au：原肴韻字 eau：原宵蕭韻字 iau

這種擬音有兩個可批評的地方：第一、二等介音在音系中有沒有系統性？上文討論江陽韻時注意系統問題，不敢擬測二等介音，何以這裏就不考慮同樣的理由？第二，只

21. 「著」字見於廣韻三等藥韻，中原音韻爲入聲作平聲。

22. 「鶴」字見於廣韻一等鐸韻，中原音韻爲入聲作平聲。

23. 「約縛弱」三字皆見於廣韻三等藥韻，中原音韻縛爲入聲作平聲，約弱爲入聲作去聲。「杓」字廣韻有四讀，按句中文意推測，合於三等藥韻市若切一讀，中原音韻作入聲作平聲。「瞧」字不見於廣韻、集韻。

有一個「棹」字兩押的現象，是否能據以討論全部從二等肴韻來的字？這兩點可以一起討論。中原音韻中收 -u 尾的韻部只有蕭宵，尤侯兩韻，尤侯沒有三種語音對比的現象，只有蕭宵才有，這種對比在全書之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擬測一個特殊介音不影響其他各韻，不會引起系統問題。從上文所引董薛兩家的擬音看來，在蕭豪一個韻部之中出現兩個或三個主要元音，不合一般押韻的現象²⁴；現在從介音的角度提出新的一組擬音來，在解釋上似乎要合理一點，那麼即使沒有新的資料，就中原音韻本身而言，也有重新分析的意義。「棹」字在這裏正好有指示的作用，因為它的韻母如果是 eau，正好介於 au 和 iau 之間，很有兩押的可能。至於這一個字是不是絕對能代表所有從二等肴韻來的字，反而不成為主要的問題了。

以上討論喬吉漁父詞中的押韻現象，江陽韻的兩首我認為是他自己方言的元音問題；蕭豪韻的兩首可能是他的方言，也可能是中原音韻本身的問題。這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即使是他方言的現象，我已經利用這個線索應用到中原音韻蕭豪韻的擬音上了。喬吉是太原人，可惜我們對他的詳細經歷不大清楚，不知道他確實說那一種方言，現在的太原方言從江韻及陽唐韻來的字已經沒有區別的痕跡了。（參見漢語方言字匯頁 222-240）。

四、汪元亨方言中的齊微韻

汪元亨²⁵，號雲林，江西饒州人，（饒州原轄今鄱陽等七縣），仕於浙江，後徙居常熟，元順帝至正年間（1341-1367）在世。他總共寫了一百首小令，錄鬼簿續編說他有歸田錄百篇行世，現在的雲林小令正好一百篇，全元散曲的編者認為可能就是全部的歸田錄。這一百篇小令分為五組，每一組各有二十首。除去第一組正宮醉太平、警世的二十首之中，有十三首用車遮韻，兩首用齊微韻、另外魚模、支思、蕭豪、桓歡、東鍾各一首以外，其餘四組各有二十首，韻字分用十九個韻部，次序不

24. 國語中 an, ien, uan, yan 的字一起押韻，儘管有語音性的不同，我們以音位標寫時，仍然只用一個主要元音 a，這也就是國語注音符號用ㄢ代表 an 的道理。

25. 錄鬼簿續編作汪元亨，此據全元散曲。

定²⁶，只有齊微韻在四組之中都各分用兩次，非常特別。其他韻部各有一首，何以齊微韻老是寫兩首？我們不能不認為汪氏有語音上的理由。現在先把資料抄錄如下：

中呂朝天子、歸隱

3. 住茅舍竹籬，穿芒鞋布衣，啖藿食藜羹味。兩輪日月走東西，搬今古興和廢。蕙帳低垂，柴門深閉，大齋時猶未起。嘆蘇卿牧抵，笑劉琨聽鷄，睡不足三竿日。（1380 頁）
8. 朱顏去不回，白髮來暗催，黃金盡將時背。窮居野處保無危，俯仰心無愧。秋菊宜餐，春蘭堪佩，度流光如逝水。高陽池舉杯，灞陵橋探梅，傲殺王侯貴。（1381 頁）

雙調沈醉東風、歸田

6. 糴陳稻春細米，採生蔬熟做酸醢。鳳栖殺凰莫飛²⁷，龍臥死虎休起。不爲官那場伶俐，槿樹花攢綉短籬，到勝似門排短戟。（1384 頁）
7. 口消鎔龍肝鳳髓，眼開除螭首蛾眉。轉羊腸世路難，掇葱葉時光脆，築板牆物理輪迴，厭斷紅塵拂袖歸，飽翫些青山綠水。（1384 頁）

雙調折桂令、歸隱

4. 望南山歸去來兮，怕世態炎涼，人面高低。跨百尺長鯨，逐雙飛彩鳳，通一點靈犀。駕高車乘駟馬喫跌怎起，啗肥羊飲法酒傷了難醫。茅舍疎籬，稚子山妻，無辱無榮，快樂便宜。（1387 頁）
6. 厭紅塵拂袖而歸，爲丘壑情濃，名利心灰。看山對青螺，談玄揮麈，換酒金龜。鄙高位羊質虎皮，見非辜兔死狐悲。杖屨徘徊，猿鶴追隨，俗客休來，徑路無媒。（1387 頁）

雙調雁兒落過得勝令、歸隱

3. 山翁醉似泥，村酒甜如蜜，追思蕞與鱸，撥置名和利。鷄鶩亂爭食，鷸蚌任相持。風雪雙蓬鬢，乾坤一布衣，驅馳，塵事多興廢，依栖，雲林少是非。（1392 頁）

26. 只有最後一組用韻次序比較接近中原音韻，從東鍾、江陽開始，第三四首用齊微，第五首用支思，第六首到第十八首用魚模至侵尋，整齊不差，最後先用廉纖，再用監咸。

27. 本句末字有時不是韻脚，這裏因爲用上三下三的對仗，所以成爲韻脚。

4. 詞林錦綉堆，歌管鶯花隊，青春逼後生，白髮催先輩。近景正堪悲，往事已難追，去國籠雙袖，還家縱兩眉，回思²⁸，冠冕爲身累，知機，雲山與世違。(1392 頁)

在四組之中，從次序看，前一首是一類，後一首是另一類。用系聯韻字的辦法，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果。每一組的前一首可以用「衣、起」兩字系聯爲一類；後一首可以用「水、歸、悲」三字系聯爲另一類。現在就把韻字分成兩類，加上董薛兩家的擬音²⁹，排列如下：（調類符號也一律省去）

第一類：例字	籬	衣	味	西	廢
董氏擬音	li	i	vei	si	fei
薛氏擬音	lyiy	yiy	vwyiy	syiy	fwyiy
例 字	垂	閉	起	羝	鷄
董氏擬音	tʃ'uei	pi	k'i	ti ³⁰	ki
薛氏擬音	crhwyiy	pyiy	khyiy	tyiy	kyiy
例 字	日	米	蟄	飛	俐
董氏擬音	ʒi	mi	tsi	fei	li
薛氏擬音	ryiy	myiy	cyiy	fwyiy	lyiy
例 字	戟	兮	低	犀	醫
董氏擬音	ki	xi	ti	si	i
薛氏擬音	kyiy	hyiy	tyiy	syiy	yiy
例 字	妻	宜	泥	蜜	利
董氏擬音	ts'i	i	ni	mi	li
薛氏擬音	chyiy	yiy	nyiy	mwiy	lyiy

28. 「思」字出韻，從文意看，疑「回思」爲「思回」之誤，可惜全元散曲及雍熙樂府均作「回思」。討論韻字擬音時只好不列。

29. 對於薛鳳生的擬音，有兩點要加以說明：第一、許多聲母跟董氏擬音不同的地方只是寫法的差異而已；第二、薛氏的系統是極端音位化的結果，因此他沒有簡單的 i 跟 u，在寫法上看起來音節很長。

30. 「羝」字不見於中原音韻，廣韻在齊韻，與低字同音。

例 字	食	持	馳	栖	非
董氏擬音	ʃi	tʃ'i	tʃ'i	ts'i	fei
薛氏擬音	sryiy	crhyiy	crhyiy	chyiy	fwiy
第二類：例字	回	催	背	危	愧
董氏擬音	xuei	ts'uei	pei	uei	k'uei
薛氏擬音	hwiy	chwiy	pwiy	wiy	khwiy
例 字	佩	水	杯	梅	貴
董氏擬音	p'ei	ʃuei	pei	mei	kuei
薛氏擬音	phwiy	srwiy	pwiy	mwiy	kwiy
例 字	髓	眉	脆	迴	歸
董氏擬音	suei	mei	ts'uei	xuei	kuei
薛氏擬音	swiy	mwiy	chwiy	hwiy	kwiy
例 字	灰	龜	皮	悲	徊
董氏擬音	xuei	kuei	p'ei	pei	xuei
薛氏擬音	hwiy	kwiy	phwiy	pwiy	hwiy
例 字	隨	媒	堆	隊	輩
董氏擬音	suei	mei	tuei	tuei	pei
薛氏擬音	swiy	mwiy	twiy	twiy	pwiy
例 字	迫	果	機	遼	
董氏擬音	tʃuei	luei	ki	uei	
薛氏擬音	crwiy	lwiy	kyiy	wiy	

從董氏的擬音看來，汪元亨所分的兩類韻字確有語音上的根據，大體上說，前一類是 i，後一類是 uei。但是有好幾個相關的問題要解決：第一、何以第一類中也有幾個韻母是 ei 的字？第二、第二類中雖然大部分是 -uei 韻母，何以也有讀 -ei 的字？並且有一個「機」字讀 ki？第三、同一個韻部之中，董氏擬測 i，ei 兩種韻母是否合適，汪元亨的用韻能不能提供重新擬音的線索？現在一一加以檢討。

第一、第一類字絕大部分都是讀 -i 的字，「垂」字的問題下文再說，其餘讀 -ei 的四個字是「味、廢、飛、非」，全部都是唇齒音聲母的字，三個是 f，一個是 v。我們知道齊微韻中只有一類唇齒音字，並沒有對比的現象，如果把這些字改擬成 fi 跟 vi，在系統上毫無困難。在演變上，從中原音韻到國語，只要說明唇齒音聲母之後的 -i 變成 -ei，也不會影響整個音系的演變。

第二、第二類中的「機」字下文再說，先看所有讀 -ei 韻的字，總共九個：

背、佩、杯、梅、眉、皮、悲、媒、輩。

條件也很清楚，全部都是雙唇聲母的字。假如認為這些字的韻母都該改擬成 -uei 的話，在系統上也沒有問題，薛氏的擬音中，唇音字就全部歸入合口，從汪元亨押韻的情形看來，薛氏的辦法比較合適。

第三，以上的討論都是按照董氏的擬音加以修正的，其實，在一個韻部之中有 -i, -ei, -uei 三種韻母，並不是理想的辦法，因為單元音 i，跟複元音 ei 通常不能押韻。薛氏的辦法是擬成 -iy, -yiy、跟 -wiy，從押韻的角度看來，反而和協。我想，另一個辦法是把 i, uei 改擬成 -i -ui 兩個韻母，第一類字是 -i；第二類是 -ui。把 u 看作介音，就只有介音的不同，解釋押韻比較合理。第一類中的「垂」字和第二類中的「機」字正顯示兩類大體可分而不能截然分開的現象。換句話說，細細審音，-i, -ui 有別，偶爾押韻，也並無不可。上文曾經提到汪氏百篇小令的第一組之中也有兩首用齊微韻的，現在拿來作為印證：

正宮醉太平、警世

14. 怪鶯兒亂啼，驚蝶夢初回，正春風草滿謝家池。睡齁齁鼻息，奕棋聲敲上紗窗日，拽車聲輾過香塵地，賣花聲叫轉花樓西，老先生未起。
15. 莫爭高競低，休說是談非，此身不肯羨輕肥，且埋名隱迹。嘆世人用盡千般計，笑時人倚盡十分勢，看高人着盡一枰棋，老先生見機。

除去一個例字以外，兩首中的韻字都屬於第一類：

啼 ti，回 xuei，池 tʃ'i，息 si，日 ʒi，地 ti，西 si，起 k'i。

低 ti，非 fei，肥 fei，迹 tsi，計 ki，勢 ʃi，棋 k'i，機 ki。

如果把唇齒音的「非肥」二字改擬成 fi，例外的只有「回」字，跟上文所討論的「

垂機」二字的情形完全一樣，正是表示 -i 跟 -ui 還是可以押韻的。

在齊微韻中擬測 -i, -ui 兩個韻母，對所有原是舒聲平、上、去的字而言都沒有困難。因為舒聲字中董先生在 -i, -uei 以外擬成 -ei 的只有雙唇音和唇齒音聲母的字，現在把雙唇音字改成 -ui，唇齒音字改成 -i，並沒有衝突的地方。原來雙唇音聲母有對比的字，如杯 pei：篋 pi，彼 pei：比 pi 等，就成為 pui 跟 pi 的不同了。只有入聲派入三聲的字尚有問題，因為這一類字中也有一層對比：

筆北 pei：必畢蹕筆碧壁壁蹕 pi

墨密 mei：覓蜜 mi

在系統上把 pei, mei 改成 pui, mui，跟舒聲字一樣，並無困難，但是演變的條件就不好說明，舒聲的 pui, mui，在國語中變 pei, mei，如杯輩、梅眉等字；而入聲來的 pui, mui 卻要變成 pi, mi，如筆、密等字。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國語是不是直接從中原音韻傳下來的後裔，我認為即使有傳承關係，也不能要求完全一致，尤其入聲字部分，在中原音韻中所讀的聲調跟國語並不相同³¹。因此，入聲字的問題不應該影響這裏的討論。

汪元亨是太原人，仕於浙江，徙居常熟，不知道他究竟說那一種方言。其實對於本節的討論而言，汪氏說什麼方言已無關宏旨，我們已經根據他的押韻現象推論中原音韻齊微韻的擬音。即使他說方言，這種方言所顯示的韻字分類和中原音韻密切相關，語音即使不同，類別可能無異。在不影響大的問架之下，也就可以利用這種線索討論中原音韻中韻字的類別，進一步擬測韻母。何況，他四組作品中各有十八首合於中原音韻的韻部，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說的話跟當時關鄭白馬的語言相差不遠。

五、結 語

以上根據幾種新的資料，試圖分析跟中原音韻相關的幾個方言現象，進而檢討中原音韻音系中 η- 聲母以及江陽、蕭豪、齊微三韻韻母的擬音問題。其中 η- 聲母的有無是眾說紛紜的老問題；三個韻部中韻母的重新擬測則完全是由喬吉、汪元亨用韻異常的現象引起的。現在看一看董先生（1954：27-34）跟薛鳳生（1976：76-77，

31. Stimson 1962b 認為國語中的入聲字來源複雜，要分成好幾個層次。

116) 給中原音韻十九個韻部所擬測的韻母系統：

韻 部	董 氏 擬 音	薛 氏 擬 音
1. 東 鍾	-uŋ, -iuŋ	-woŋ, -ywoŋ
2. 江 陽	-aŋ, -iaŋ, -uaŋ	-aŋ, -yaŋ, -waŋ
3. 支 思	-i	-i
4. 齊 微	-i, -ei, -uei	-iy, -yiy, -wiy
5. 魚 模	-u, -iu	-wi, -ywi
6. 皆 來	-ai, -iai, -uai	-ay, -yay, -way
7. 真 文	-ən, -iən, -uən, -yən	-in, -yin, -win, -ywin
8. 寒 山	-an, -ian, -uan	-an, -yan, -wan
9. 桓 歡	-on	-won
10. 先 天	-ien, -yen	-yen, -ywen
11. 蕭 豪	-au, -au, -iau, (uau)	-ow, -wow, -aw, -yaw, -waw, -yew
12. 歌 戈	-o, -io, -uo	-o, -wo, -ywo
13. 家 麻	-a, (-ia), -ua	-a, -ya, -wa
14. 車 遮	-ie, -ye	-ye, -ywe
15. 庚 青	-eŋ, -iəŋ, -uəŋ, -yəŋ	-eŋ, -yeŋ, -weŋ, -yweŋ
16. 尤 侯	-ou, -iou	-iw, -yiw, -wiw
17. 侵 尋	-əm, -iəm	-im, -yim
18. 監 咸	-am, -iam	-am, -yam
19. 廉 纖	-iem	-yem

薛氏的 y, w, yw 等於董氏的 i, u, y，大體上兩家的擬音相當接近，只是薛氏的系統是極端音位化的結果，他的音系中沒有簡單的高元音 i 跟 u。從同韻部韻母元音是否和協的角度來審察，董先生的齊微，蕭豪兩韻，薛氏的蕭豪韻都顯示與眾不同的情況，都有把主要元音不同的韻母放在同一韻部之中的缺點。正好有缺點的韻部就是有新資料的部分，我們已經試着提出解決之道。在董先生的系統中，把齊微韻改擬成 -i 和 -ui，蕭豪韻改擬成 -au, -eau 和 -iau，看起來相當和協。江陽韻的韻母本身

沒有問題，喬吉江陽兩分的用法可能是方言現象。

現在還有兩點要加以說明：第一、薛氏的齊微韻並沒有元音不和協的問題，這裏另謀解決之道，不加採用的理由，主要是因為 -y³y 這種音太形式化了，實際上可能只是一個單元音 -i；我覺得用 -i, -ui 自然得多。也許有人覺得 -ui 是一個舌位高度相同的複元音，可否跟 -i 押韻是一個疑問。我想既然董先生的魚模韻 -u 可以跟 -iu 押韻，那麼反過來有 -i 跟 -ui 押韻不算創新；同時閩南龍溪的歌謠有下列的情形（董 1960：866-867）：

ts'e ɿ ik ɿ tsa ɿ 初一早

ts'e ɿ dzi ɿ tsa ɿ 初二早

ts'e ɿ sã ɿ k'un ɿ ka? ɿ pa ɿ 初三暍（得）飽

ts'e ɿ si ɿ a ɿ la ɿ ta ɿ 初四（吃個飽足）

ts'e ɿ go ɿ ke(?) ɿ k'ui ɿ 初五隔開

ts'e ɿ lak ɿ p'a(?) ɿ kin ɿ a ɿ k'a ɿ ts'ũi ɿ 初六打（小孩屁股）

ts'e ɿ ts'ik ɿ hu ɿ hi ɿ 初七赴墟

ts'e ɿ pe? ɿ t'ai ɿ ti ɿ 初八（殺）豬

ts'e ɿ kau ɿ ŋia ɿ aŋ ɿ koŋ ɿ 初九迎（佛）

.....

前面四句用陰去聲的 -a 韻，後面四句用陰平聲的 -ui 和 -i 韻，說 -ui 跟 -i 押韻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對於喬吉、汪元亨的方言在上文的討論中都沒有深究，由於家世經歷資料的不足也無法深究，但是對於 ɲ- 聲母的問題卻用周德清的江西方言來作為證明，似乎有偏重之嫌。我在本文一開頭就曾引用董先生的話，指出入派三聲是周氏受自己方言的影響，一個「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³²的人，自然可能說一種與北方官話不同的方言，幅員廣大的北方官話區今天只有山西一地還保有入聲，元代情形雖不可盡知，我們至少可以推測大概周氏所說的不會是北方官話，那麼他說哪一種方言呢？他的本籍江西自然是最大的可能了。

32. 見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

六、附錄：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中的語音對比

周德清在中原音韻書後附寫了「正語作詞起例」一節，其中有一條相當重要，列舉了四百八十二個例字，組成二百四十一組語音上的最小對比³³，上面正文中已經引用過一部分。原文的說明很短，字例很多：

「一、依後項呼吸之法，庶無之知不辨，王楊不分，及諸方語之病矣！

東鍾 宗有蹤 松有鬆 龍有籠 濃有膿……」

現在把對比的字組拆開，全部資料都分行排列，並加上董先生以及本文修訂過的擬音，討論語音對比的意義。

東鍾 宗 tsuŋ 松 siuŋ 龍 liuŋ 濃 niuŋ 隴 liuŋ 送 suŋ 從 tsiuŋ

蹤 tsiuŋ 鬆 suŋ 籠 luŋ 膿 nuŋ 櫛 luŋ 訟 siuŋ 綜 tsuŋ

所有的字組都在於顯示同韻之中韻母洪細的對比，也就是介音 -i- 有無的不同，這些字的來源正是中古音一等和三等的區別。字組排列的次序是陰平二、陽平二、上聲一、去聲二。其中上聲的「櫛」字在廣韻平聲東韻，中原音韻收入陽平，可能是「攏」字之形誤。

江陽 缸 kaŋ 桑 saŋ 倉 ts'aŋ 糠 k'aŋ 贓 ts'aŋ 楊 iaŋ 杭 xaŋ
 缸 kiaŋ 雙 ʃuaŋ 窓 tʃ'uaŋ 腔 k'iaŋ 粧 tʃuaŋ 王 uaŋ 降 xiaŋ
 強 k'iaŋ 藏 ts'aŋ 穰 saŋ 網 vaŋ 讓 ʒiaŋ 葬 ts'aŋ 唱 tʃ'iaŋ
 狂 k'uaŋ 床 tʃ'uaŋ 爽 ʃuaŋ 往 uaŋ 釀 niaŋ 狀 tʃuaŋ 丈 tʃiaŋ
 胖 p'aŋ
 傍 paŋ

聲母的區別有四種：(1)部位不同，ts, ts', s 和 tʃ, tʃ', ʃ；(2) v 和無聲母的 u 介音；(3) ʒ 和 n；(4)送氣與不送氣，如 tʃ' 和 tʃ, p' 和 p。韻母的區別有三：(1)洪細對比 aŋ: iaŋ；(2)開合對比 aŋ: uaŋ；(3)齊齒合口對比 iaŋ: uaŋ。字組排列的次序是陰平五、陽平四、上聲二、去聲四。

33. 有兩對各本殘缺，故僅有二百三十九對，參見注 5。

支思 絲 sī 死 sǐ

師 jī 史 jǐ

顯示擦音部位的不同，字組是陰平一、上聲一。

齊微 知 tʃi 癡 tʃ'i 耻 tʃ'i 世 ji 智 tʃi 窺 pi 紕 pi

之 tʃi 眇 tʃ'i 齒 tʃ'i 市 jī 志 tʃi 杯 pui 經 p'ui

迷 mi 脾 p'i 米 mi 妣 pi 緹 mi 閉 pi

梅 mui 裴 p'ui 美 mui 彼 pui 媚 mui 遲 pui

在「智有志」一條之後，周氏原注說「以上三聲係與支思分別」，正是利用完全相同的聲母加上不同的元音作對比：齊微的 -i 和支思的 -ī。字組是陰平二，上聲一，去聲二。

最後「閉有遲」之下，又有原注：「以上三聲，本聲自行分別。」分別的全部是本韻雙唇音聲母之後的 -i 和 -ui。如果按照董先生的辦法，就是區別 -i 和 -ei，似乎用不着詳細舉例，只有區別雙唇音聲母之後的開合，才有這樣的需要。字組是陰陽上去各二。

魚模 蘇 su 粗 ts'u 吳 u 殂 ts'u 祖 tsu 櫓 lu 素 su

疎 ju 初 tʃ'u 胡 xu 雛 tʃ'u 阻 tʃu 弩 nu 數 ju

措 ts'u

助 tʃu

區別幾種聲母的不同：(1)ts, ts', s 和 tʃ, tʃ', ʃ；(2)l 和 n；(3)x 和無聲母的 u 介音。其中「吳有胡」、「措有助」兩條已見正文第二節的討論，本韻去聲找不出讀 tʃ'u 的字跟「措 ts'u」對比，只好勉強取用「助 tʃu」字。字組是陰陽上去各二。

皆來 猜 ts'ai 灾 tsai 才 ts'ai 孩 xai 海 xai 採 ts'ai 凱 k'ai

差 tʃ'ai 齋 tʃai 柴 tʃ'ai 鞋 xiai 駭 xiai 揣 tʃ'uai 楷 k'ai

太 t'ai 捱 iai 賽 sa

大 tai 艾 ai 曬 ʃai

也表示聲母 ts, ts', s 跟 tʃ, tʃ', ʃ 的不同；t' 與 t 也有對比。韻母的區別是 -ai 和 -iai，凡讀 -ai 的都是中古的一等字，讀 -iai 的都是二等字。

有兩個字組需要另加說明：一組是「採有揣」，不止聲母不同，韻母也有開合之異。同一組對比之中出現兩種不同是很少見的，仔細查究，知道皆來上聲之中沒有讀 tʃ'iai 的字，只好用讀 tʃ'uai 的「揣」字來充數。跟上文「措有助」的情形類似。另外一組是「捱有艾」，捱字不見於廣韻，集韻只有平聲佳韻宜佳切一讀，而中原音韻皆來去聲卻正有「捱」字，聲調相同，對比的只有介音 -i- 的有無。字組是陰陽各二，上去各三。

真文與庚青有別

	真 tʃiən	因 iən	申 ʃiən	嗔 tʃ'iən	欣 xiən	新 siən
	貞 tʃiən	英 iən	升 ʃiən	稱 tʃ'iən	興 xiən	星 siən
賓 piən	君 kyən	榛 tʃən	莘 ʃən	薰 xyən	鯢 kuən	溫 uən
冰 piən	扃 kyən	箏 tʃən	生 ʃən	兄 xyən	觥 kuən	泓 uən
奔 pən	巾 kiən	親 ts'iən	恩 ən	噴 p'ən	眼 k'ən	津 tsien
崩 pən	驚 kiən	青 ts'iən	罍 uən	烹 p'ən	亨 xən	精 tsien
昏 xuən	隣 liən	貧 p'iən	民 miən	仁 ziən	裙 k'yən	勤 k'iən
轟 xuən	靈 liən	平 p'iən	明 miən	仍 ziən	瓊 k'yən	擎 k'iən
門 mən	銀 iən	盆 p'ən	塵 tʃ'iən	秦 ts'iən	雲 yən	神 ʃiən
萌 mən	羸 iən	棚 p'ən	成 tʃ'iən	情 ts'iən	榮 yən	繩 ʃiən
痕 xən	紉 niən	魂 xuən	緊 kiən	引 iən	袞 kuən	窘 kyən
莖 xən	寧 niən	橫 xuən	景 kiən	影 iən	礦 kuən	炯 kyən
軫 tʃiən	閔 miən	儘 tsien	允 yən	敬 kiən	印 iən	訓 xyən
整 tʃiən	茗 miən	井 tsien	永 yən	近 kiən	暎 iən	迥 xyən
鎮 tʃiən	運 yən	鬢 piən	吝 liən	慎 ʃiən	信 siən	盡 tsien
正 tʃiən	詠 yən	病 piən	另 liən	聖 ʃiən	性 siən	淨 tsien
霽 xiən	趁 tʃ'iən	遶 pən	悶 mən	混 xuən	襯 tʃ'ən	
興 xiən	稱 tʃ'iən	逆 pən	孟 mən	橫 xuən	撐 tʃ'ən	

韻目下原注說：「與庚青有別」，全部字組都在於表明韻尾 -n 跟 -ŋ 的不同。但有幾個字組要加以說明：

(1)「恩有𦣻」，「𦣻」字在廣韻集韻都跟「鸚、嬰、鶯」等字同音，在耕韻於莖切，現在國語都讀陰平的 in，也是同音，但在中原音韻中卻惟有「𦣻」字獨立，跟「鸚嬰」等字不同一組，董先生 (1954:32) 擬爲 -uən，劉體智 (1978:90) 誤注爲 -yən 薛鳳生 (1976:85, 92) 擬爲 en。根據這裏「恩𦣻」對比的情形看來，薛氏的擬音是最可靠的，董先生的擬音應該改爲 ən。

(2)「𦣻有亨」除去韻尾不同以外，聲母也不同。庚青韻中陰平聲沒有讀 k'ən 的字可以用來跟「𦣻 k'ən」對比，周氏只好選擇聲母相近的「亨」字。

(3)「窘有烱、吝有另」兩條中的「烱、另」二字不見於庚青韻的上聲和去聲，應該據補。

這一韻有六十一對字組，陰平二十一、陽平十六、上聲八，去聲十六。

寒山 珊 san 殘 ts'an 趲 tsan 散 san

山 fan 潺 tʃ'an 盞 tʃan 疝 fan

仍是區別 ts, ts', s 和 tʃ, tʃ', ʃ 的不同，字組是陰陽上去各一。

桓歡 完 on 官 kon 慢 man 患 xuan 慣 kuan

○ on 關 kuan 幔 mon 緩 xon 貫 kon

主要在於區別本韻和寒山韻合口的差異，也就是 -on 跟 -uan 的不同。「𦣻」字可能是「玩 uan」字之誤，已見正文第二節的討論。「慢」字可能如薛鳳生 (1976: 88) 的擬測，也具有合口介音，就該改爲 muan。字組的次序有點零亂，陽平一、陰平一，去聲三。

先天 年 nien 碾 nien 羨 sien

妍 ien 輦 lien 旋 syen

前兩組區別聲母 n- 跟無聲母 (-i- 介音) 以及 n- 跟 l- 的不同，最後一組則區別介音 -i-、-y- 的差異。字組是陽平、上、去各一。

蕭豪 包 peau 飽 peau 爆 peau 造 tsau

褒 pau 保 pau 抱 pau 造 ts'au

前三組是區別一、二等字的不用，根據上文的論證，就是 au 和 eau 的分別。按照董先生的擬音是 au 和 ɔu，而薛鳳生則是 waw 和 wow。最後一組周德清用同字

作對比，原注並說明「上音皂、下音操」。字組次序是陰平，上各一、去聲二。

歌戈 驚 o 和 xuo 過 kuo 薄 po
訛 uo 何 xo 箇 ko 箔 po

區別本韻開合的不同，最後一組有問題，見正文第二節的討論。字組是陽平二、去聲一、入聲作平聲一。

家麻 查 tʃa 馬 ma 罷 pa
咱 tsa 麼 muo 怕 p'a

「查有咱」是聲母的對比，但是陰平沒有讀 tsa 的字，只好用陽平的「咱」字。「馬有麼」是家麻韻韻母 a 和歌戈韻 uo 的對比，歌戈韻上聲有「麼」字讀 muo，周氏沒有用，反而用了去聲的「麼」字，是否因為麼字不常用，或當時「麼」也可以讀上聲，無法知道。ma 跟 muo 的區別相當清楚，似乎不該特別舉例，也許「馬」字應該按薛氏（1976:80）的辦法改擬為 mua。去聲的「罷有怕」一條表示聲母送氣的不同。

車遮 爺 ie 也 ie 夜 ie
衙 ia 雅 ia 亞 ia

「衙、雅」二字董先生（1954:32）未能肯定應該擬為 a 或 ia，從這裏的三組對比看起來，擬作 ia 要合適得多，正好跟車遮韻的 ie 相似而不同，同時也顯示疑母消失的跡象。字組是陽平、上、去各一。

庚青 與真文分別

與真文對比的例字都已見於真文韻下，所以此處不再重出。

尤侯 搜 ʃou 走 tsou 叟 sou 嗽 sou 奏 tsou
搜 sou 憐 tʃou 狻 ʃou? 瘦 ʃou 皺 tʃou

「憐」字不見於中原音韻，但在元曲中一般用法均與「儻」字同字³⁴，故擬音 tʃou。狻字亦不見於中原音韻，廣韻在尤韻所鳩切，集韻有所久切一讀，元代可能讀 ʃou。

所有字組都是區別 ts、s 跟 tʃ、ʃ 的不同。陰平一，上去各二。

34. 見張相 1973:553。

侵尋 針 tɕiəm 金 kiəm 侵 ts'iəm 深 ɕiəm 森 ɕəm 琛 tɕ'iəm 音 iəm
 眞 tɕiən 斤 kiən 親 ts'iən 申 ɕiən 莘 ɕən 嘖 tɕ'iən 因 iən
 心 siəm 歆 xiəm 林 liəm 壬 ɕiəm 尋 siəm 吟 iəm 琴 k'iəm
 辛 siən 欣 xiən 隣 liən 人 ɕiən 信 siən 寅 iən 勤 k'iən
 沈 tɕ'iəm 忱 ɕiəm 穩 ɕiəm 審 ɕiəm 錦 kiəm 枕 tɕiəm 飲 iəm
 陳 tɕ'iən 神 ɕiən 忍 ɕiən 哂 ɕiən 緊 kiən 瑱 tɕiən 引 iən
 朕 tɕiəm 甚 ɕiəm 任 ɕiəm 禁 kiəm 蔭 iəm 沁 ts'iəm 浸 tsiəm
 鎭 tɕiən 腎 ɕiən 認 ɕiən 近 kiən 印 iən 信 siən 進 tsien

全部字組都在在於表明韻尾 -m 跟 -n 的不同，只有三組要加以說明：(1)「尋有信」，眞文韻陽平沒有讀 siən 的字，周氏可能用去聲的「信」字代替。因此在韻尾之外，聲調也不同。(2)上聲「枕有瑱」，「瑱」字不見於中原音韻，廣韻有去聲震韻陟刃切一讀，中原音韻中應讀去聲 tɕiən，與「鎭」字同音。這裏的「枕」本來就有上去兩讀，都見於中原音韻，也許周氏用去聲的一讀。但從字序排列看來，應爲上聲。(3)「沁有信」，沁字讀 ts'iəm，眞文去聲沒有讀 ts'iən 的字，周氏可能用聲音接近的「信」字來代替，故韻尾之外，又有聲母的差異。

字組陰平九、陽平七、上聲五、去聲七。

監咸	菴 am	擔 tam	(監)	(三)	貪 t'am	酣 xam	南 nam
安 an	單 tan	(間)	(珊)	灘 t'an	邯 xan	難 nan	
咸 xiam	藍 lam	談 t'am	岩 iam	感 kam	覽 lam	膽 tam	
閑 xian	闌 lan	壇 t'an	顏 ian	捍 kan	懶 lan	瘡 tan	
毯 t'am	減 kiam	坎 k'am	斬 tɕam	勘 k'am	湍 kam	憾 xam	
坦 t'an	簡 kiam	侃 k'an	盞 tɕan	看 k'an	幹 kan	漢 xan	
淡 tam	陷 xiam	濫 lam	賺 tɕam	鑑 kiam	暗 am	探 t'am	
旦 tan	限 xian	爛 lan	綻 tɕan	澗 kiam	按 an	炭 t'an	

全部字組也在於表示韻尾 -m 跟 -n 的不同，所以對比的下字都屬於寒山韻。缺空的四個字，各本殘缺。另外「感有捍」一條，捍字不見於中原音韻，可能爲悍字之誤，捍與簪同字，讀上聲 kan。

字組陰平四、陽平五、上聲七、去聲十，如加上殘缺的，則爲二十八組。

廉	詹	tjiem	兼	kiem	淹	iem	纖	siem	僉	ts'iem	忼	xiem	尖	tsiem
氈	tjien	堅	kien	烟	ien	先	sien	千	ts'ien	掀	xien	煎	tsien	
拈	tiem	僣	k'iem	添	t'iem	樽	siem	鉗	k'iem	簾	liem	粘	niem	
顛	tien	牽	k'ien	天	t'ien	涎	sien	虔	k'ien	連	lien	年	nien	
甜	t'iem	髡	ziem	蟾	tj'iem	鹽	iem	潛	ts'iem	嫌	xiem	臉	liem	
田	t'ien	然	zien	纏	tj'ien	延	ien	前	ts'ien	賢	xien	輦	lien	
染	ziem	掩	iem	檢	kiem	險	xiem	颺	tjiem	閃	jien	忝	t'iem	
儼	zien	偃	ien	蹇	kien	顯	xien	展	tjien	僭	jien	腆	t'ien	
點	tiem	諂	tj'iem	艷	iem	欠	k'iem	店	tiem	念	niem	劔	kiem	
典	tien	闢	tj'ien	硯	ien	揜	k'ien	鈿	tien	年	nien	見	kien	
僭	tsiem	塹	ts'iem	占	tjiem									
箭	tsien	倩	ts'ien	戰	tjien									

跟侵尋、監咸兩韻一樣，全部字組也在於表示韻尾 -m 跟 -n 的不同。有兩點要加以說明：(1)「粘有年」，粘字不見於中原音韻，但與黏字同字，故擬爲 niem。(2)「染有儼，閃有僭、欠有揜，塹有倩」等條的「儼、僭、揜、倩」四字都不見於中原音韻，廣韻上聲獮韻儼、人善切；僭、常演切；去聲霰韻牽、苦甸切，揜當卽其俗字；倩、倉甸切。按照正常的演變情形，如果補入中原音韻，正好跟這裏的語音對比完全符合，因此就照董先生的音系擬音如上。

以上討論各韻之內的小問題，現在綜合全部資料，我認爲這些語音對比顯示兩點重要的意義：

第一，區別聲母和介音的種類

中原音韻的聲母雖然分圈排列，但圓圈並不只代表聲母，聲母相同而介音不同的也用圓圈隔開。現在這一份資料由於表示語音對比的關係，能把聲母和介音一一明示。我們只要有中國音韻史的一般常識，就能從對比中看到以下的聲母系統：

p	p'	m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³⁵
k	k'	x	
ø			

跟一般研究中原音韻聲母的意見比較起來，只有一個「f」沒有見到，其餘十九個聲母，一一不爽。

介音部分可以看到開齊合撮的對比，例如真文韻中就有「欣有興、薰有兄、昏有轟」等三條，都是陰平聲，聲母相同，同屬一韻，主要元音又相同，表示韻尾的差異何以要舉三組字例？書中這三組字各屬於不同的圓圈，可見所表示的正可能是 -i-、-y-、和 -u- 的不同。

第二，顯示主要元音的相同

有真文庚青，侵尋真文等好幾韻對比之中，對比的焦點既在於韻尾，自然元音部分一定相同，可見把這三韻擬測為元音相同的 -ən、-əŋ、-əm，相當可靠。照薛氏的辦法擬為 -in、-eŋ、-im，就有問題了。

引用書目

丁邦新

- 1981 元曲韻字示意說之探討，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821-842，聯經出版公司，臺北。

石山福治

- 1925 考定中原音韻，東京。

北大中國語文系

- 1962 漢語方音字匯。

周德清

- 1324 中原音韻，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印元本。

35. 這裏暫用董先生的系統代表四個同部位的塞擦音和擦音，如果改擬別的音亦無不可。

服部四郎，藤堂明保

1958 中原音韻の研究，東京。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

張相

1973 詩詞曲語辭滙釋，中華書局，初版印行於 1945 年

陸志韋

1946 釋中原音韻，燕京學報第三十一期，35-70。

無名氏

錄鬼簿續編，見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二輯，鼎文書局，臺北。

楊時逢

1969 南昌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三十九本上册，125-204。

1971 江西方言聲調的調類，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三分，403-432。

楊家駱編

1964 中原音韻附校勘記，見歷代詩史長編二輯 169-285。

董同龢

1954 中國語音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臺北。

1960 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三十本，729-1042。

粹文堂

1975 全元散曲。

趙蔭堂

1936 中原音韻研究，商務印書館，上海。

劉德智

1978 音注中原音韻，廣文書局三版，臺北。

鍾嗣成

錄鬼簿，見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二輯，鼎文書局，臺北。

羅常培

- 1932 中原音韻聲類考，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423-440；又見於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 65-79。

Cheng, Tsai-fa (鄭再發)

- 1976 *Early Mandarin as Revealed in hp'ags-pa Transcription and Related Material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Hsuch, Feng-sheng (薛鳳生)

- 1976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Mouton.

Stimson, Hugh M.

- 1962a Phonology of the Chung-yüan Yin-yün, 清華學報新三卷，114-159。
1962b Ancient Chinese -p, -t, -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4: 376-384.
1966 *The Jongyuan In Yunn*, New Haven.

Ting, Pang-hsin

- 1980 Review: F. S. Hsueh,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JAOS* 100.1: 94.